

程「夫子」现丑记

——批判程颢程颐故事新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程“夫子”现丑记
——批判程颢程颐故事新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12,000册

统一书号 3105·241 定价 0.09 元

编 者 的 话

程颢（公元一〇三二——一〇八五年）程颐（公元一〇三三——一一〇七年）是亲兄弟，北宋理学的创始人，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，政治立场和哲学思想极端反动。他们猖狂反对以王安石为首的地主阶级革新派的变法活动，狂热鼓吹孔孟之道，大开历史倒车，并亲自镇压农民起义，残酷屠杀劳动人民，妄图挽救濒临灭亡的北宋王朝，维护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。

二程兄弟的倒行逆施，必然地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。在二程的家乡河南嵩县以及他们活着时游说、讲学、著书和居住过的地方伊川县，流传着许多当时劳动人民和二程进行面对面斗争的故事。本书就是伊川县和嵩县贫下中农理论学习小组以及郑州大学的同志，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和当地流传的故事整理而成的。故事从不同的方面揭露了二程名为“夫子”，实为秘獭的虚伪面貌，表现了劳动人民对二程的极端蔑视。供大家批判二程时参考。

一九七五年三月

目 录

杀人之道.....	(1)
骗人鬼话.....	(4)
蛇蝎心肠.....	(6)
伪善面孔.....	(7)
拙劣诡辩.....	(9)
张口结舌.....	(11)
一对草包.....	(13)
无知笨蛋.....	(15)
书童斥“圣”.....	(17)
强词夺理.....	(19)
故弄玄虚.....	(21)
笑话百出.....	(24)
害人害己.....	(26)
胡言乱语.....	(28)
爱财如命.....	(30)
小丑丧命.....	(32)

杀 人 之 道

程颐通过几番投机钻营，终于爬上了“崇政殿说书”的高位，当上了皇帝的老师。

有一天他听说宋哲宗赵煦漱口时避开了一只蚂蚁，于是逢人便讲，以显示自己的“功绩”。为这事他还特地给哲宗上了一道称贺的表章，说：“为君有这样好生之德，实是为臣之荣幸，如果皇上能推及四海而爱百姓，则天下太平矣！”

按照宋朝宫廷的制度，每年春上二、三月间要开“经筵”（宋代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而特设的讲席），就是“侍讲”要给皇帝“上课”，讲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。有一天轮到程颐讲《大学》了，他一大早就夹着书本到“迺英阁”等候。赵煦一到，程颐又整了整衣冠，先着实地把“漱口避蚁”的事又称颂了一番，然后才端正了座席“开讲”。年轻的赵煦本来就on不好读书，加上正值阳春三月，莺歌燕鸣，杨柳飘舞，更使他眼花缭乱，早就坐不住了。可是那个不知趣的程颐却还

是半闭着眼睛，晃动着脑袋只管讲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……”赵煦听得实在有点不耐烦了，便站起来走到门口，伸了伸懒腰，打了个呵欠，顺手把垂在身旁的一条柳枝折断，拿在手里不住地玩弄。程颐见赵煦不告而起，就有点不高兴；又见他折断柳枝，更是生气，便带着责备的口气说：“现在正是春暖花开、万物生长的时候，柳树也是生命啊，你不应该随便把它折断！”赵煦平日就不喜欢程颐这个道学家的面孔，今日竟敢当众指责自己，着实有点不快。便反唇相讥地说：“不是听说先生每天都要杀一只母鸡吃吗，那就不是生命了？”这一说引起了在旁侍候的人哄堂大笑，弄得程颐面红耳赤，无地自容。

宋哲宗元祐年间，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农民起义，连京城开封附近也有饥民暴动。为此哲宗赵煦特地召开了“中堂会议”，商讨对策。会上围绕着对农民起义军是“招”还是“讨”的问题，争论不休。

有人说：“国家正在多难之秋，应当招义民而御外侮。”

另一个人附和说：“善策！善策！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我们坐享渔利，此借刀杀人之计也。”

没等那个人说完，程颐便摆着手说：“不可，不

可！辽夏不过是手足之疥疮，暴民乃心腹之大患，攘外必先安内，望诸公明鉴。”

又一个人不同意说：“太宗以来，危机四伏，防不胜防，杀不胜杀，此伏而彼起，皆饥民，岂能尽屠？”

程颐见有人反驳他，顿时额上青筋暴起，声嘶力竭地叫道：“以天子之命，诛天下之贼，杀戮虽多何害？”

苏轼平日就与程颐有矛盾，总喜欢耍笑他，这时听了程颐的话，便慢条斯理地挖苦说：“程先生平日连一个蚂蚁、一条柳枝都爱惜如命，今日何故大动杀机呢？”一句话说得程颐张口结舌，无言答对。

这次会议对如何镇压农民起义的问题争来争去，没有结果。程颐回到家里，怒犹未息。晚上，司马光问他为啥在“中堂会议”上坚持要“杀”，程颐说：

“诸公不知我之苦心。若宋亡于辽，我辈仍不失公卿，若愚民得势，你我死无葬身之地矣！”

程颐这个平时连一只蚂蚁、一条柳枝的“生命”都不忍伤害的人，对劳动人民却恨之入骨，切齿叫嚷“杀戮虽多何害”，其中的“奥秘”究竟是什么呢？他对司马光的一番推心置腹的“知心”话，充分暴露了他这个满口“天理”、心如蛇蝎的“道学家”的凶残而又虚伪的面孔！

骗人鬼话

宋仁宗嘉佑年间的秋季，上元县麻雀成灾，对庄稼危害很大。

当时，程颢被调到上元县当主簿（管理文书事务的官）。他在上任时一路上想：这次到上元，一定要叫我的“理学”大放光彩，让皇上看看“理学”的神威。

一踏上上元县境，就看到许多老百姓都拿着长长的竹竿在粘鸟，并把捕捉的鸟处死。程颢这个张口“理”、闭口“善”的家伙，认为老百姓这样做是杀生害命，是作“恶”的行为，就不问青红皂白，上前阻拦。

群众分辩说：“这是为了除害，保护庄稼呀！”

“除害？”程颢听了，毛骨悚然，更加恼恨。便蛮横无理地上前抢去了老百姓手里的竹竿，一折两段，扔了几丈远，愤愤而去。一到县衙，便告示全县：“严禁粘鸟，违者重处！”

秋收季节到了。上元县因受麻雀的危害，加上几

场暴雨，造成严重薄收。但是官府的苛捐杂税，却不仅丝毫没有减少，反而比以往更重。许多劳苦群众被逼得离乡背井，逃荒要饭；有的活活饿死在路边。到处是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。而“爱生如命”的程颢却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根本不以为然。

有一天，程颢亲自带领衙役到乡下催讨田赋，途中被老百姓团团围住。一个老农愤愤上前，指着程颢的鼻子问他：“处死一只麻雀，你说是‘杀生害命’，是作‘恶’；现在这么多的老百姓活活饿死，你却装作看不见，只顾催要田赋；你讲的到底是什么‘理’？”大家也纷纷上前质问：“什么是‘杀生害命’？什么是‘伤天害理’？你所讲的‘理’和‘善’，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！”程颢见势不妙，急忙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哎，哎，非我也，天也。”边说边退，撩起衣襟狼狈地逃走了。

蛇 蝎 心 肠

有一天，程颢正和几个弟子谈天论道，忽然看见一个蝎子在那里爬行。一个弟子说：“快把它弄死吧！”程颢听了，则大不以为然，急忙阻止说：“不能把它杀死，应该把它放了！”弟子们都很奇怪，连忙问道：

“蝎子会蜇人，为什么要把它放了呢？”程颢振振有词地说：“君子是不忍心杀死活着的东西的。把一个蝎子活活地杀死，那太残忍了，那就是不仁！”说罢，就让学生把蝎子放了。回到家里，他又专门写了一篇《放蝎颂》，说什么对蝎子“杀之则伤仁”，借以表白自己，甚至连活着的蝎子也不忍心杀死。

但是，正是这个“慈悲”得连蝎子也不忍心杀死的程颢，竟以“天讨有罪”为理由，亲自挥舞屠刀，对扶沟、开封一带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而敢于起来造反的农民，进行残酷的屠杀，并叫嚷杀得越多越好！由此可见，程颢之所以要“放蝎”，只不过是使用卑劣的手段欺世惑众，以掩盖他心狠手毒的凶残本质而已！

伪善面孔

北宋道学先生程颐，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和镇压农民起义“有功”，得到了反动统治者的赏识。元祐元年三月诏令赴京。程颐得意洋洋，喜不自胜，便带领一帮仆从，直奔京城而去。

途中，他们看到路边有几个农夫正在杀牛，程颐便大发慈悲，非常不满地说：“这些下贱的小人，为了贪一点口福，竟然这样残忍！牛为他们耕田拉车，老了又被他们剥皮食肉，他们的‘怜悯之心’哪里去了？欲望对‘仁’的危害真是太大了！”说着便背过脸去，好象不忍看这杀牛的“惨景”似的。仆人们感到这位道学先生的言行实在迂腐可笑，就忍不住说：“牛老了不能用了，剥皮食肉有什么不仁？何况农家困苦，哪有草料喂养这无用之牛？”程颐愤然地说道：

“你们只知小利，不明大义，须知对任何生命都应该怜惜啊！”

程颐进京后，果然官运亨通，爬上了崇政殿说书

的宝座。为了设宴庆贺，他特命厨夫杀壮牛十多头。酒席宴中，正当程颐和他那帮狐群狗党吃着红烧牛排，兴味正浓之时，那个于赴京途中听过程颐讲杀牛不仁的仆人，见此情景，大为不解，不禁上前问道：“先生一向张口‘天理’、‘人性’，闭口‘仁爱’、‘慈悲’，今天却大动干戈，杀牛宴客，你的‘天理’到哪里去了？”这一席话正打中了程颐的痛处，他又气又急。但当着客人的面不好发作，只得别别牙齿，摸摸肚子，强作镇静地说：“‘君子远庖厨’嘛！只要不看见杀牛就行了。至于吃牛肉，这和‘天理’、‘仁爱’是没有冲突的。孟子说，‘万物皆备于我’嘛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仍然表现出心安理得的样子。

这是一副多么十足的伪善面孔！

拙 劣 诡 辩

一天，程颐向他的弟子们讲学，发现有的人会神静听，有的人却在打盹。为了提起弟子们的精神，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“为啥有人会做梦，有人却不会做梦呢？”这个突如其来的发问果然引起了弟子们的兴趣，他们一个个强打精神，听先生往下讲去。

程颐见弟子们一个个聚精会神，甚为满意。便接着说：“小人的气是浊的，因此多梦；圣人之气是清的，所以不会做梦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得意地晃着脑袋，“象我这样的人就没有做过梦。”说罢又耸了耸肩膀，显出十分得意的样子。

“先生，”程颐的话音未落，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问道：“你说圣人不会做梦，为什么孔圣人会梦见周公呢？”

“啊……啊……，是有这么回事……。”程颐万没有想到学生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。他一边擦着额头的汗珠，一边转动着眼珠子，想找个机会下台。于是就诡

辩说：“夫子做的梦，可不能叫梦，那叫做‘诚’。”这一说可弄得众多门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那么啥叫‘诚’呢？”偏偏有个学生好打破砂锅问到底。

“‘诚’乃梦之影也。”程颐白了那个学生一眼说。

那个学生并不服气，又接着问道：“没有‘梦’怎么会有‘梦之影’呢？你说来说去不是说的尽是梦话吗？”

这一下可把程颐给问愣了。过了好一会，他忽然发出“哎哟！哎哟！”的叫声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有点头痛，所提问题，明天解答。一定解答！”说着便夹起书本急忙走出了讲堂。直到他走了很远，还听得见学生们的一片哄笑声。

张 口 结 舌

程颐经常四出游说讲学。他总喜欢自吹自擂，说他是“生而知之”、“博学多才”、什么都知道的“夫子”。

深秋的一个傍晚，程颐迈着方步踱出伊皋书院，听到有人在镇西门外争吵不休，什么“气散”呀，“气聚”呀的，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于是他就慢慢地朝着争吵的地方走去。原来是自己的几个学生在和农民争论问题。程颐想道：“这可是我程颐大显身手的好机会。谁不知道我程伊川是无所不通、无所不晓的程‘夫子’？”于是他就走上前去，把学生拉到一边，高傲自得地说：“我是程夫子，你们有什么问题不懂，我来给你们解决。”学生们一看是自己的老师来了，便都壮了胆子，心想：这一下可好了，我们可以被解围了。这时，程颐得意洋洋地眨巴着两只老鼠眼，拉开破嗓门，拖着长腔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上天有个看不见的‘理’，有‘理’则有‘气’；‘气’聚集到

一块就产生了‘物’，‘物’死就是‘气散’；‘气散’后就再也不能‘复聚’了。譬如说太阳和月亮，它们出来就谓之‘气聚’，落了就叫做‘气散’……。”没有等他说完，一个高个子的青年农民，声如洪钟，理直气壮地质问道：“你不用唠叨那么多！照你那样说，太阳、月亮出来是‘气聚’，落了是‘气散’，对吧？”程颐显得很神气的样子说：“然！”这个青年农民紧接着追问道：“既然‘气散’不能‘复聚’，那么为啥太阳和月亮第二天又会出来呢？”程颐被问得张口结舌，无言答对。他抓耳挠腮，目瞪口呆，“这这……这……”这了半天也讲不出话来，额头上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滴。周围的农民见他那样的狼狈相，不禁蔑视地议论纷纷：“什么‘生而知之’，什么‘程夫子’，原来是个大草包！”

一 对 草 包

盛夏的一天，彤云密布，天气闷热。程颐和邵雍对坐在凉台上，一边摇着扇子，一边海阔天空地议论，各自显示自己的博学和神通。

“正叔！你果真是‘近取诸身，百理皆具’的万事通吗？可是天下的事物那么多，你是不是都知道它们的道理呢？”邵雍突然将了程颐一军。

“尧夫啊！天下的事物实在是太多，不知道你所问的是什么事呀？”

“轰隆隆隆……！”恰在这时，天上响起了一声闷雷。邵雍即景生情，随即向程颐提出了一个问题：

“你说说这雷声是从哪里响起来的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嘿嘿，我知道，你却不知道！”程颐以反讥来掩盖自己无知的窘境。

邵雍红了红脸，不服气地说：“哼！你怎么晓得我不知道？我只需用‘先天图’一推，就推出来了。”

“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整天研究‘先天图’呢？”